

# 明清小说俗写释读

曾 良 陈 敏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古籍中的俗写必须正确释读,方能读通古籍语义。以明清小说为例,依据汉语俗字学知识,可以对一些字词进行解读。俗写往往可以探寻其构形原理;利用俗写规律可以还原古籍文本。

**关键词:**俗字;明清小说;俗写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2)01-0063-05

古籍中有众多的俗写,明白俗字,才能很好地读通古籍的确切含义。这里我们主要以明清小说为例,想就古籍中的俗写,依据俗字学原理解决古籍字词的疑难,对古籍中的具体文本情况作一些解读。古籍中往往俗写与正字杂混在一起,为了能体现古籍俗写情况,文中引文献语例时,出于叙述的需要,保留一些繁体 and 俗写面貌。下引《古本小說集成》简称《集成》,标明所引文献的起始页码。

𣎵

《集成》明刊本《三遂平妖传》第八回:“只得替他𣎵了鱼,落锅煮熟了,用些塩酱𣎵醋,将盘子盛了搬来与他。”[1](P.168)“𣎵”即是“椒”的俗写讹字,其原理是可以解释的。盖“叔”的俗写或作“𣎵”,与“舛”形近。另可参黄征《敦煌俗字典》。[2]《集成》清刊本《山水情》第十四回:“见得自己身躯立于万仞山𣎵之上。”[1](P.352)

《大正藏》第85册《布萨文等·行城文》:“皇太

子殿下游雷远震少海。长清夫人兰桂永芳。妃嫔神花献颂。”(85/1302/b)按:“游”字,《敦煌愿文集》录作“海”[3](P.558)。据敦煌原卷斯2146作“洊”,是。《易·震》:“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洊雷”本指相继而作的雷,《易·说卦》以震卦象征太子,因以“洊雷”比喻太子。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帝王》:“天子比大海,太子比少海。”又“神”字不通,《敦煌愿文集》录作“树”[3](P.558)。细核敦煌卷子斯2146作“𣎵”,是“椒”的俗字,“木”旁已经讹为“𣎵”旁。“椒花献颂”文意畅通,嫔妃的住所称椒房,椒多子,多子多福。当断点校录为:“皇太子殿下,洊雷远震,少海长清。夫人兰桂永芳,妃嫔椒花献颂。”《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一)下册三四《温公合祔墓志》:“府君夫人乐安郡门氏,动静有节,柔顺成家。德茂《鹊巢》之诗,美著《椒花》之颂。”[4](P.27)

送料

《集成》明刊本《详情公案·周县尹断翁奸媳死》:“周公之审,不先问男,而先问妇,口词不一,而

收稿日期:2011-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百种明清小说俗字研究”(09BYY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 良(1964-),男,江西赣县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和敦煌学研究;陈 敏(1984-),女,福建福鼎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乃诘其有奸无奸之故,能使春明送料其理,了然明矣。”[1](P.95)“送料”文意不通。据俗字学知识,可推知“送”是“逆”之讹,“逆”的俗写作“送”,与“送”形近。“送料”二字,《集成》明刊本《详刑公案·周县尹断翁奸媳死》正作“送料”。[1](P.151)《集成》明刊本《详刑公案·戴府尹断姻亲误贼》:“邹公暗于知人,不能送料将来。”[1](P.194)“送”即“逆”的俗字。我们还能找到“逆”讹作“送”的例子,《集成》明刊本《详刑公案·郑知府告神除蛇精》:“时玉帝即差天兵、五雷大神:‘前去登州古庙枯木之中,殛死蛇精,毋得迟延送旨!’”[1](P.233)“送”即“逆”之讹。《大正藏》本《法苑珠林》卷十九:“每有来者,人数多少,未至一日,辄已送知。使弟子为具,必如言果到。”(53/428/b)“送”字,校勘记曰:宋本、元本、明本、宫本作“逆”。按:“逆知”是,慧皎《高僧传》卷五《晋泰山昆仑岩竺僧朗》作:“凡有来诣朗者,人数多少,未至一日,辄以逆知。使弟子为具饮食,必如言果至,莫不叹其有预见之明矣。”[5](P.191)可为参证。

## 音

《集成》清刊本《后三国石珠演义》第十九回:“[司马]颖道:‘朝中无人,草野未必无之。正当出榜招贤,果有音才异能之士,擢以不次之位,使任将帅之职,又何患敌人之不殄绝哉!’”[1](P.328)“音”当是“奇”之形讹。盖“奇”的异写为“奇”,如《集成》清刊本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一回:“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1](P.2)古籍中“奇”、“音”形讹的例子不少,如《敦煌变文校注·双恩记》:“差罗异绣,尽雄藩朝贡之仪;瑞锦香绡,皆大郡谢恩之礼。”[6](P.931)“香”字原卷作“音”,“音”当是“奇”字的形讹。因“奇”字的下部“口”的右侧与“奇”的末笔重叠,而钩变横,故与“音”形似。可比较下例的原卷,也能悟出其中原因。斯4992愿文《空德》:“愿门承善庆,宅纳吉祥;天降音珍,地开伏藏。”“音”实当作“奇”字,“奇”字毛笔书写极似“音”字。

古籍中“音”、“奇”易讹。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释地婆诃罗,华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而呪术尤工。”校勘记曰:“高奇:原本奇作音,从扬州本、《大正》本改。”[7](P.39)中国话本大系《石点头》第七回《感恩鬼三古传题旨》:“此时汪藻起只因事体音异,既叹仰邻瞻得

此奇梦,又怪郑无同这等命穷,到手功名,却被人平白取去。”[8](P.148)“音”字,今别的点校本改为“怪”。案:“音”即是“奇”的讹字,金闾叶敬池刊本正作“奇”字。亦见别的古籍有“奇”讹误作“音”的。《唐代墓志汇编》开成〇五〇《李公墓志铭并序》:“承元幼懦,辞进不决,公乃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敛身归国。”[9](P.2205)疑“音”当作“奇”之讹。《集成》清刊本《梦中缘》第一回:“夫人听了道:‘此梦果是音怪,那帖子上是什么言语?’”[1](P.6)“音怪”当作“奇怪”。同前第二回:“如今九里松百花园,因圣上有志南巡,修整的异样音绝,咱们何不到那边一游?”[1](P.41)“音”是“奇”之讹。

再看“骑”字的俗写,也可明白“音”讹为“奇”的原理。《集成》明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二《妙善还魂逢释迦点化》:“虎忽作人言,曰:‘禀告公主,吾非虎也。乃香山土地,奉上帝敕旨,化身迎接公主,望情(请)乘骑,送至香山。’”[1](P.73)可见“骑”字的右旁就讹成了“音”。

## 店雕

《集成》明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三《狮象托身脱去清音》:“一日,西方世尊如来山门上~~店~~刻有狮、白象把门,柰缘听经诵偈多年,灵通灵变,即有知觉运动,有时化为长老,有时化为须弥,又有时化为少年豪杰。”[1](P.111)从字形上看,“~~店~~”是“店”字,但文意不通。有的标点本改为“站”,字形不类。我认为是“石”的俗写讹变。我们看“石”字的俗写,《集成》清刊本《雪月梅》第四十二回:“现今仓中存贮小谷五千余石,可碾米三千余石,还有杂粮三百余石,虽不能遍救饥民,亦可苟延旦夕。”[1](P.843)《集成》明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二《香山修禅点化善才龙女》:“只见岩中群虎数千,咬木衔石,遮盖四围。”[1](P.75)同前卷四《庄王被魔受难》:“乃到半夜时分,化作狂风猛雨,飞石沙走,把庄王夫妇二人迷倒。”[1](P.121)我们看同书还有“石”字俗写作“店”的例子,《集成》明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四《善才领兵收妖》:“二妖洞中闻得救兵来到,摇身一变,变作两个唬蛮大王,身長四丈,三头六臂,各执一般兵器。一个身骑金毛獬豸,一个身骑八爪豺狼,握~~店~~撒沙,变作百万雄兵,杀将出来。”[1](P.131)这

个“店”也当是“石”之讹。盖“石”的俗写“𠩺”，中间的点改写成横，而毛笔写一横，起笔有顿点，故“石”的俗写似“店”。“碾石”即碾碎石块。

《集成》明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四《妙善一家骨完聚》：“却说如来锁得狮象到殿，心中大怒，骂不绝口，分付哪宅解入石版地狱，压他粉碎，永不赦除。”[1](P.150)“石”虽为“召”字，但文意不通，这里也是“石”的俗写。石版可以压人，所以后文说“压他粉碎”。

### 佛怪

《集成》清刊本《混元盒五毒全传》第十八回：“你明日传天师爵进宫，说我合眼就见佛怪，叫他替我件件衣服打印。”[1](P.131)同前：“天子道：‘朕闻国母合眼便见佛怪，闻卿印可辟邪，卿可替国母件件衣服上打印一颗。’”[1](P.131)“佛怪”是难以理解的，佛是不能称为妖怪的。根据俗字知识，我们可以还原出版本的最初面目。盖“佛”字当作“𠩺”，“𠩺怪”本应释读为“妖怪”，《正字通》“𠩺”字：“𠩺与夭同，本作夭，又与妖、袄、妖通。”但由于“佛”的俗字或作“𠩺”、“𠩺”<sup>①</sup>，《集成》清刊本《升仙传》第二十七回：“小塘说：‘贤弟，岂不知药救不死病，𠩺度有缘人，如今老母大数已尽，气绝身亡。这可如何能以打救！’”[1](P.192)《集成》明刊本《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长眉罗汉》：“相谓曰：‘此子天性颖异，甫生即能礼𠩺，稍长多为𠩺语，乃如来传灯嫡子也！明日不如令出家，宣扬𠩺化，更是我等百世修缘。’”[1](P.10)盖“天人”为“佛”的俗写。同前：“四方多从游之，称为少年𠩺子。”[1](P.11)同前《伏魔罗汉》：“初闻富那夜奢得𠩺真传，在波罗国设教。”[1](P.16)或讹变为“𠩺”，《集成》明刊本《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长眉罗汉》：“父母见夹肉孩儿，所谈吐者，俱𠩺语禅机。”[1](P.10)同前《聪耳罗汉》：“口诵𠩺经，身穿𠩺衲，心参𠩺旨，脱落俗虑。”[1](P.28)《集成》明刊本《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二《寺中神将助力》：“辞父抛娘出外乡，寻思礼𠩺实为强。”[1](P.44)这些“𠩺”均是“佛”的俗写。可见，“𠩺”既是“妖”的俗写，又是“佛”的俗写，故手民面对“𠩺怪”二字，以为“𠩺”是“佛”的俗写，误还原为“佛怪”。另外，“佛”也会俗写为“𠩺”，《集成》世德堂本《西游记》第八十二回：“蓝桥水涨难成事，𠩺庙烟沉嘉会空。”[1](P.2111)“𠩺庙”，杨闽斋本同，当释读为“佛庙”，今标点本作“佛庙”。

“佛”字或作“𠩺”，为了更好地理解语义，我们将文字详引。《集成》清刊本《隔帘花影》第十七回：“说话之间，早到庵前，叫了半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聿婆子来开门。云娘一行人进去，但见：‘佛座欹斜，钟楼倾倒。香案前尘埋贝叶，油灯内光暗琉璃。旃檀佛有头无足，何曾救𠩺庙火焚；韦驮神捧杵当胸，无法降修罗劫难。野狐不来翻地藏，小僧何处访天魔。’”[1](P.294)从上下文看来，描写的是佛教庵庙的情况，“𠩺”字显然是“佛”的俗写，根据字形构意，本应从“𠩺”从“天”，民间谓佛是西天之神，盖俗写“𠩺”、“𠩺”相混，故“𠩺”又是“佛”的俗字。

### 𠩺

《集成》清刊本《疗妬缘》第六回：“夫人道：‘这话哄谁！你既遇盗，人且无恙，身上系的物件怎得遗失？想是遇盗，有人救了你，将鸳鸯𠩺与他了么？’”[1](P.124)“𠩺”是“赠”的俗字，盖“曾”、“𠩺”形近易讹，“𠩺”常俗作“𠩺”。我们也见同书“曾”写“𠩺”的，《疗妬缘》第五回：“这也奇了，我何会有病！王文日日在家，何会出门！”[1](P.102)“何会”当作“何曾”。同前：“这一发奇了，我何会回家？何会跌坏手！我总同着相公，一日不会离相公。”[1](P.103)“𠩺”当作“曾”。同前第六回：“夫人道：‘此鸳鸯是奴佩带在身寸步不离的至宝，付你时会对你说，佩带在身，见此如见我一般。怎么将来藏在别处？足见你一出门就把奴撇在脑后了。’”[1](P.123)我们再看“曾”讹作“𠩺”的例子，如第七回：“二位夫人见许雄到来，就开出房，笑道：‘开了门负荆请罪，如今好负荆了。’许雄笑道：‘不会开门时，已负荆过了，免了吧！’”[1](P.143)“不会”当作“不曾”。

### 港𠩺

《集成》明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五《牛皋大战洞庭湖》：“又遣牛皋引一千军，各带布囊，满盛圩沙塞诸港𠩺；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1](P.453)“港𠩺”难以理解，但联系俗字知识，我们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港𠩺”当作“港𠩺”，因“𠩺”字俗写或作“𠩺”，如《集成》明刊本《详情公案·冤宥卜者陶训》：“伊妇元氏，夜杀其夫，邀训逃走。训恨不义，因杀氏死。”[1](P.245)同前：“宜宽罚僭之条，用为义激之劝。”[1](P.246)《集

<sup>①</sup>关于“佛”的此种俗写，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也有论及。见第33页，岳麓书社，1995年。

成》明刊本《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捧经罗汉》：“老年出家之人，经义有不解处，亦往拜其门，求其解说。”[1](P.71)《集成》明刊本《达摩出身传灯传》卷一《达摩辟有相》：“师曰：‘汝今不变，何为实相？已变已往，其义亦然。’彼曰：‘不变尚在，在不在故；故变无相，以定其义。’”[1](P.14)同前卷一《屈于王办》：“此时末离慈座始知宗胜义堕。”[1](P.36)上揭“义”均是“義”的俗写。而“义”又是“叉”的俗写，如《集成》明刊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六《李世辅义释王枢》：“酋众报知青面夜叉，夜叉即领羌众，鸣金擂鼓，一湧杀出夹口。”[1](P.541)“夜叉”即夜叉。故“汉”字俗或作“汶”，《集成》清刊本《雪月梅》第六回：“天已傍晚，这江七把船湾在个小港汶幽僻去处。”[1](P.90)同前第二十一回：“这日适遇大风骤起，白浪掀天，大小客船何止数十号，都收在汶套内避风。”[1](P.394)《集成》清刊本《野叟曝言》第四十一回：“到后来说是在汶河被一起土贼赶在河里淹死的。”[1](P.1165)盖刻工面对底本“港汶”时，以为“义”旁是“義”的俗写，便错误还原为“義”字。

#### 糾起英雄

《集成》清刊本《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第十回：“万人敌大怒，手举钢刀，照面劈去，飞熊用枪架住，二人糾起英雄，大战一场，杀有十余个回合，不分胜负。”[1](P.128)“糾起英雄”无解，我们可以根据俗字知识，还原文字面貌。“糾”当是“抖”字。我们看“糸”旁草书往往可写作“扌”，如“總”俗写或作“摠”、“搃”、“搥”、“搥”，是其例。而“斗”俗写或作“斗”、“𣎵”，在敦煌卷子中习见。《集成》清刊本《海公大红袍全传》第三回：“国璧是个有意的，再三相劝，渐以大奉敬。”[1](P.56)《集成》清刊本《白圭志》第一回：“将手一抛，见一星自袖中出，其大如斗，清光满室。”[1](P.11)“斗”即“斗”之俗。俗写“斗”、“𣎵”可互换，另外“糾”或写“糾”，即“𣎵”旁或写“斗”。《集成》清刊本《北魏奇史閼孝烈传》第四十五回：“依旧顶盔贯甲，装成雄糾糾一员战将，坐在房中。”[1](P.690)如“叫”或作“𣎵”，是其例。我们看“叫”字也有俗作“𣎵”的，《集成》明刊本《云合奇踪》第四十六则：“兴祖统兵大叫，声震天地。”[1](P.529)同前第四十八则：“王铭向前把一个敲锣的一把扭住，说：‘你且莫𣎵，若𣎵一声，便杀了你！……’”[1](P.550)故手民面对“抖起英

雄”，以为“抖”字是“糾”的俗写，而错误回改。还有说“奋起英雄”的，《集成》清刊本《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第十四回：“王氏夺了一杆银枪，奋起英雄，把那枪使得好似‘渴龙饮水翻银浪，雪点梅花片片飞’。”[1](P.181)

其它小说也有“抖”字误还原为“糾”的，《集成》清刊本《北魏奇史閼孝烈传》第三十一回：“牛和自思：我连一个妇人也战他不过，还要做甚么先锋，岂不被人耻笑？心中一想，不觉糾搜精神，再战四、五十合。”[1](P.481)“糾”字是将“抖”字错误回改。《集成》清刊本《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第十一回：“夺鳌便抖搜精神，到了次日，贯装束带，随着焦芳往校场而去。”[1](P.151)

#### 於

《集成》清刊本《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第四十一回：“今主上亦已辨悉忠奸，倘念父仇，正宜出兵解围，於得渠魁，以报宿忿，则上救国难，下雪私仇。”[1](P.471)“於”字当是“扌”字的错误还原，盖“方”旁往往俗写为“扌”，如“於”俗或作“扌”，故将“扌”还原成“於”了。“扌”是“揜”的异写，即今“擒”字。《集成》清刊本《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第四十一回：“不想语言之下，遂至争竞起来，被那女用法术揜儿回到家中。”[1](P.478)“今”、“金”可通借，如“吟”或作“唸”，《集成》清刊本《合浦珠》第六回：“二姬唸毕，申屠丈斟满巨杯，送与梅山。”[1](P.189)同前第七回：“倚遍雕栏每倦唸，近来愁压黛眉深。”[1](P.209)

#### 半念

《集成》清刊本《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第十六回：“想了半念，一路行来，早到家中，把御赐的一千两银子抬到后堂。”[1](P.346)同前：“哭了半念，公子含悲止泪。”[1](P.361)同前第十七回：“走了半念，到了面前，抬头见一带黄墙，四围楼阁。”[1](P.372)同前：“等过几天，老身请他来念你便了。”[1](P.383)又同前：“那文翰林一日来到云府，也念了山玉，细言哀曲。”[1](P.384)“半念”、“念”不好理解。按：“念”当是“會”之讹，因俗写“會”写“会”，如同小说第十七回：“因到京会试，顺来一拜。”[1](P.376)也有“一会”、“半会”的用法，《集成》清刊本《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第十七回：“那云文想了一会，道：‘有了！待我到刁府去商议，有何不可？’”[1](P.385)同前第十八回：“饮了一会，云文起身道：‘我要回去了，明日只看

我字来,你便带季得来得是便了。’”[1](P.392)同前第十八回:“众人叙坐,再三谦了半会。”[1](P.404)同前第二十回:“二人对饮,饮了半会。”[1](P.459)盖“會”俗写为“会”之后,因“心”旁草写也写一横带点,如怀素“思”草书作“𢀿”,米芾“念”的草书或作“𢀿”[10](P.448),“念”草书与“会”形近。又如“應”俗或作“𢀿”,《集成》清抄本《三续金瓶梅》第四回:“二人答𢀿,回书房去了。”[1](P.80)同前第五回:“春鸿答𢀿,仍趴在地罩栏杆上。”[1](P.89)同前第七回:“只见栏杆上落着个鹦哥儿,忙叫玉香快拿住,丫鬟答𢀿,慢慢的蹀过去要拿。”[1](P.130)故刻工将“会”误还原为“念”。《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还有“会”字误还原为“念”的,如第十八回:“老砚兄,我与你同窗一年,原指望同攻黄卷、共奋青云的,谁知后来被此事情弄得你离我散,颠颠倒倒,一别四年有余,不能相念。”[1](P.393)“相念”当作“相會”。同前:“遂叫家丁去了一念,只见来了两名妓女,进得厅来,姣姣嫡嫡的。”[1](P.405)同前第二十六回:“想了一念,计上心来。”[1](P.577)同前第二十七回:“小姐心慌,道:‘客底财空,怎生过活?’想了一念,道:‘有了!我自小儿学的梅

花神数,倒也精通,只好拿他糊口了。’”[1](P.602)“一念”当是“一會”。

我们再看古籍中也有“会”字很像“念”的草书的,《集成》清刊本《合浦珠》第七回:“少顷,苏老夫人出来相𢀿,钱生备致老母遣候之意。”[1](P.194)同前:“我每欲潜出一𢀿,以观其意,奈夫人严于拘束,跬步不离。”[1](P.208)

### 参考文献:

- [1]安平秋. 等. 古本小说集成[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2]黄征. 敦煌俗字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3]黄征, 吴伟. 敦煌愿文集[G].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 [4]高景春. 新中国出土墓志: 北京(一)[G].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5]慧皎. 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6]黄征, 张涌泉. 敦煌变文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7]赞宁. 宋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8]天然痴叟. 石点头: 外三种[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9]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0]中国书店. 草书大字典[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 [11]张涌泉. 汉语俗字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 On Interpreting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ENG Liang, CHEN 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books should be correctly interpreted in order to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ir meanings. This paper, based on som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scuss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words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folk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le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principle of the folk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 can use the relevant laws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look of the texts.

**Key words:**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lk form

(责任编辑: 吴 芳)